

吴旗县党史资料丛刊

(第五十六期)

中共吴旗县委党史资料

征集小组办公室办

一九八三年元月一日



张廷芝的家世

张廷芝的祖籍是甘肃省元城县土木沟。其祖辈本姓章，后改姓张。其家世如下：

张的太祖父曾是某衙门的衙役，又是一大赌徒，因力气大，且仗官府之势，输打赢要，流窜到洛河川的道庙时赢来史姓的女人为老婆，后来霸占了吴旗县的中心地带金佛坪村及其附近的良田和老百姓的坟地，从此起了家。

张的太祖父共生二子，皆中武举。

大举人张雄，因战死于固原地区的黑城，未留后代。

二举人张×，曾任横山县卜罗督使。张×共生五子，在清朝时，中了四个武举，一个监生。两个举人死后，儿子们便在墓地石碑上刻有“二世守夫人之节，五子登科第一灵。”的字句，以示扬名声显富贵。

张×的五个儿子中：

大举人张金显，共生二子，即张彦儒（绰号狼虫，即比狼还厉害的意思）、张明儒（四团总）。

二举人张金荣，同治年间被回民杀于土河湾沟岸，未留后代。

三举人张金华，曾任西安总督传号，清朝时号称川王（即：洛、罗、杨、宁、可、乱、头、二、三、白、十川）。光绪二十六、七年间，张金华当家，除在吴起镇开酒坊、油坊和“万顺诚”商号外，还在安边开“万顺魁”商号，在太白开“万顺恒”商号，在宁条梁（又说保安）开“万顺官”商号，雇用伙计近二百人。该张无后代，过继张杰儒（即张六）。

四监生张金升（外号四疯子，张廷芝之祖父），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是换帖弟兄，曾任井部下骑兵团长。该张生二子，即张鸿儒，字兰亭（张廷芝之父），张珍儒，字玉亭。

五举人张金×（外号五毛子），生三子，即张嘉儒、张杰儒、张五（少亡）。

张家世代排弟兄是按同堂大小排先后的，张廷芝父辈张彦儒为老大，张鸿儒为二，张嘉儒为三，张明儒为四，张五（少亡），张杰儒为六，张珍儒为七。

张廷芝这一代排行是：张廷佑、张廷佐、张廷选（被卢占魁杀于杨青）、张廷芝、张廷栋、张廷翰、张廷祥、张廷秀（转眼），张廷昭（少亡）、换娃（少亡）。

总之，从张廷芝的祖先到张廷芝死为止。一百多年，从赌徒、衙役下开始，出了六个举人，一个监生，三个团长、两个管长、两个连长，一个团总。满清时，与封建王朝相辅和成民国时，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他们是盘踞三边、保安、吴旗、庆阳、华池一带的土皇帝。张廷芝的父亲张鸿儒共有三个老婆，张廷芝先后共有七个老婆，有的是明媒正娶的，有的是抢来的，有的是杀掉其夫霸占的。下附其家世一览表：

（注：系刘景瑞同志供稿，其中有夹插其他同志的零星资料）。

太祖父(衙役, 赔徒)

二举人张×(卜罗督使)
(曾祖)

大举人张雄(无后代)

五举人张金×

四监生张金升

三举人张金华(无后代)

二举人张金荣(无后代)

六举人张金显

张杰儒(管长)——张廷栋(连长)
张嘉儒(无官)——张廷秀(无官)
张××

张鸿儒(团长)——张廷芝(团长)
张珍儒(管长)——张廷祥(团长)
张廷昭

张换娃(少死)

张彦儒(猎户)
张明儒(四团总)
张廷佐(连长)
张廷佑(无官)
张廷选(少亡)
张廷翰(连长)
张廷才

张廷芝所属的铲共军在吴旗最后垂死挣扎

一九三六年开春，吴旗地区山顶有时还着冬雪，河流仍盖着间断的冰块，天气时冷时暖，三边团匪张廷芝，叔父张七，赵琨，王子元纠合三边全部团匪军千余人向他们所谓的“赤匪区域”吴旗进攻。这伙匪军合编称为铲共团，事实就是还乡团。当时我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大部东渡未返。敌人乘此机会，猛烈向吴旗苏区进犯。在宁塞川凤凰寺和我们独立营打了一仗。我军失利退却，敌人紧接着进攻老苏区杨青川赤安六区一乡。因金佛坪匪窝被中央红军击破后，张家的家眷被我一乡赤卫军集中管押在袁家沟。我当时是这个乡的支部书记并兼赤卫军突击队长。张七率领的子弟兵张廷栋，张廷昭又名九大人，还有韩××等蜂拥进袭杨青川，当时地方我红军兵力很单，只有张明科领的一个独立营，我记得马福济是营长。

敌人到杨青川一时疯狂已极，扬言是：“血洗杨青川，消灭张明科，活捉刘景范，收复吴旗川”。敌兵一过刘砭村：即大肆抢劫，杀戮，奸淫，无所不为。榆树沟刘某孙女年仅十五岁，为了逃避敌人蹂躏，躲到山上空谷窖中，结果还被张匪团兵兽污。礼拜寺、郭畔、任新庄、甜杏畔等村，群众财产抢劫一空。张明科等同志家庭全部被剿。我家有一头毛驴，比较能用，被这次匪兵抢去。这伙匪徒仅在杨青川一带抢去羊子七百余只，驴牛骡等不计其数，他们大发了横财。

在刘砭山上，张明科等率领的独立营和这伙团匪又接了火，激战

数小时，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兵力数倍我军，仍未将敌人消灭。而我红军这次损失很大。我和刘景权、宗世卿等五人被敌人围困到刘三砭高崖石窑洞内，当天晚上宗世卿、宗有兰等三人因恐张匪剿他们的家，将他各人的枪丢在洞内回家去了。只留下我和景权两人。当时地方流行病正在村庄流行，刘景权正在发高烧，不能起床。我扶持这位病友，被入到第二天下午，由张七的儿子九大人带护兵四人，全副武装，到我俩住的石崖窑底下河湾，声言要上来看一看，是否有武器，起先我们不理，后来又说：咱们是亲戚，我是志丹的妹夫。我绝不会做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我和景权商量了一下，高崖窑四个窑洞，都很暗，无窗户，互相都有通道，将枪枝藏到暗处，让九大人一个上来看一看，不准带任何武器，结果只上来他一人，起先我没发现这个假冒是九大人带枪，他看要临下崖窑，我发现他内皮带里一支手枪，但他这次上来，未作任何举动，就下去了。他走后，我俩商量，敌人明早一定会来许多人强行上这个高崖窑洞，咱们只有五支枪，一支长枪能用，只有两发子弹，一支手枪，只有一粒子弹，其它有宗某三人丢下三支破枪（是一支猪贯肠，一支折脖子，一支独眼冲）。三支枪连一发子弹都没有，该怎么办？结果决定我先脱险。那天晚上我带了一支能用七九枪和我自己的手枪下崖脱险。前后左右村庄都有敌人，不料黑夜因下崖时，没有注意，绳断跌下去碰石成为两截，枪的木柄中间坏了，我只得在崖底下将坏把枪和我的手枪带上跑到西沟塔，我父亲将坏把枪掩埋。我只带了

手枪去找区委。

但我对景权的病十分挂念，不出我们所料，第二天早上张廷佑、袁帮彦等领的团匪强行到崖窑将宗世卿丢下的那三支破枪也搜抢去了。刘景权和群众关系好，也护出脱险。我从此由县委调我到老赤县六区区委工作。

这次敌人到杨青川大抢劫，确实给当地人民严重苦难，不堪的酷刑，难以述尽。但我红军负责人张明科部队敌人他们也没消灭，刘景范他们也没活捉。结果敌人希望最后适得其反，被刘景范和张明科等同志带领的红军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消灭和赶离吴旗川，人心大快，从此也巩固了赤安县苏区政权基础。

这一段斗争是在老新赤安县交接的前夕。请参考。

刘 景 瑞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九日